未来学习中心的内涵与思考

摘要：未来学习中心是我国提升教育质量、跻身世界前列的重要举措和战略创新。但其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皆处于起步阶段。因此，为进一步明晰未来学习中心的概念内涵，本文对联系密切的图书馆学习中心、高校学习中心、未来学校学习中心和未来学习中心进行理论溯源，阐释了四者间密切的学理渊源和融合并生的实践步伐，并从发展进程、主导机构、面向的教育阶段、与图书馆的关系四方面入手进行差异分析。
关键词：未来学习中心；学习中心；图书馆；未来学校；教育转型

0. 引言

从夏商时期的痒序到春秋时期的私塾，从第一、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标准化传统学校，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未来学校构想，学校教育模式已经发生了多次变革。为改革传统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新时代育人新范式，我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笃行实干，奋勇争先，提出“探索推进未来学习中心试点，发挥高校图书馆优势，整合学校各类学习资源，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支撑学习变革的新型基层学习组织”。

随着关注度逐步提高，“未来学习中心”由一个模糊的新兴名词逐渐成为教育研究热点，但究竟何为未来学习中心？高等教育学习支持中心调查显示，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学习中心有诸如学习中心、写作中心、学习资源中心、学术支持中心等 140 多个不同的名称[1]。未来学习中心与诸如此类似是而非的学习中心又有何异同？因以未来学习中心为主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皆处于起步阶段，相关问题，尚有待研究。因此，本文对联系密切的图书馆学习中心、高校学习中心、未来学校学习中心和未来学习中心进行理论溯源及差异分析，以期进一步明晰未来学习中心的概念内涵。

1.学习中心理论溯源

为厘清未来学习中心的演进脉络，本文围绕密切关联的图书馆学习中心、高校学习中心、未来学校学习中心和未来学习中心，逐一梳理其发展历程、概念定义，并深入辨析四者内在联系。

1.1 图书馆学习中心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有高校图书馆以“学习中心”命名[2]，但直到 21 世纪，图书馆才相继从“读者中心范式”、“馆藏中心范式”，逐步进入 “学习中心范式”。在此期间，学者们对图书馆学习中心的理论认知（如表 1 所示）和实践主题不尽相同，其转变历程可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以信息共享中心、学习共享中心为代表的图书馆空间建设拉开帷幕，也是最早具象化的图书馆学习中心形态。1992 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图书馆建立“信息拱廊”，

1994 年扩建后正式更名为信息共享空间（Information Commons）。此后 20 年间，美国、加拿大、中国等地先后进入信息共享空间、学习共享空间的建设热潮。有学者指出，图书馆学习中心、信息共享空间、学习共享空间等，只是按照建设的不同定位、不同阶段而采用的不同表述方式，其内容并无实质性差异[3]。在此阶段，图书馆主要作为资源集散地，围绕学生学习提供多功能的空间服务。

21 世纪初期，高校学生事务部牵头建设的学生服务中心与图书馆服务相融相生，为图书馆学习中心提供了全新建设模式。前期图书馆学习中心建设，多是对原图书馆馆舍进行局部空间改造或扩建，随着相关实践的普及，部分高校其业务甚至组织机构直接与学生服务中心合并，转变为隶属于学校的高校学习中心。国内也有多所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将图书馆改名为学习中心[2]。在此阶段，图书馆学习中心与高校学习中心融合兼并，多在综合体建筑中，提供便于学生互动交流的学习服务场所。

图书馆学习中心的第三阶段，是向“未来学习中心”的转变过程。有学者提出，在高等教育改革浪潮中，学习中心服务定位中需融入更多教学、课程元素。[4]因此学习中心被认为是信息共享空间的发展升级[5][6]。近几年，随着高等教育司对“未来学习中心”提出更高的建设要求，图书馆学习中心被赋予更多理论内涵。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也通过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建设，对面向未来学习的教学支持、学习支持、创新支持三类空间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7]。但究竟如何打造“支撑学习方式变革的新型基层学习组织”，还是一个重大待研课题。总体而言，在此阶段，图书馆以学习者为中心，其主要职能已从信息交流向教育教学转变[8]。

表 1 图书馆学习中心相关定义

时间	学者	概念释义
2005	s.Keating. R.Gabb[1]	与信息共享区相比，学习共享区代表了更大的学习支持功能整合。除了图书馆和信息技术服务的贡献外，学习共享区还汇集了其他学生服务，如学生学习支持，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学术人员支持。图书馆成为支持学生的三个或三个以上教育合作伙伴之一。
2010	Richard A. Holmgren[9]	学习中心提供一系列的学术服务，通常包括写作中心、语言中心、技术支持、学科辅导、参与图书馆建设以及为残疾学生提供的服务。
2004	杨光武[4]	学习中心是高校图书馆新的发展形式,是传统的图书馆、电教中心、计算机中心功能的有机集合,并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它的信息资源、现代化设备和专业人员可以满足大学生大部分的学习要求,并与教师共同完成常规与非常规的教学任务。
2011	鄂鹤年[10]	学习资源中心囊括了图书馆的所有功能，但是在传统图书馆的基础之上，我们还把这个场所创造出一个开展各种学习活动的空间。学习资源中心这个名词有三个概念，分别是学习、资源和中心。我们把这几个概念合在一起，称为学习资源中心。
2013	奚惠娟[3]	学习中心是图书馆在学习型社会、在数字时代,为进一步强化社会教育职能,适应用户学习方式的变化,以图书馆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计算机网络设施为基础,以学习为中心所组织的整体业务空间与服务形态。

1.2 高校学习中心

如表 2 所示，高校学习中心主要通过学生事务管理部门、学术部门、图书馆、教务处等相关部门的资源整合、业务合作乃至机构合并，构建集学习、娱乐、社交、餐饮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全方位学习支持服务体系。其前期探索中主要存在学生事务服务及学术服务两种形

式。

学生事务服务多基于全校行政管理改革的需要，立足服务“学生学习”，通过多业务协同，形成一站式学生服务中心[11]。20 世纪 60 年代，学生福利受到重视，学生事务管理部门着手建设学生服务中心以提供支持服务。此后数十年，其服务范围逐渐扩大，服务内容也更加多元化，如提供心理咨询、职业规划、校园活动、社交支持等，并逐步建立学生领导力发展、多元文化和包容性的社区。

学术服务则是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认知心理学影响下，构建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学生学术成就为核心旨归的学习中心。如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勒敦分校学习中心，于 1984 年成立时命名为学习帮扶资源中心（LARC），是该校学生事务管理部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 年新的 VLC 成立，成为学生事务管理部下属的独立部门。主要功能为：提供学习辅导、举办学习专题研讨会、实施朋辈帮扶项目、开展助教培训等。

自 2007 年起，国外高校加快了学习中心的建设步伐。除了源于学生事务部门外，部分高校学习中心则源于图书馆的一个部室分支，并逐渐演化为分馆形态学习中心乃至独立形态学习中心。如 2008 年瑞尔森大学图书馆建立了全新的高校学生学习中心，以支持个人学习和协同学习。另有部分新建学校则取消学生服务中心及图书馆，在空间建设时直接建设独立综合体形态的高校学习中心，如 2013 年维也纳经济和商业大学建设的图书馆及学习中心（Library and Learning Centre）。

表 2 高校学习中心相关定义

时间	学者	概念释义
1971	Christ F.L.[12]	学习中心是指将学习者、学习数据和学习促进者交织成一个有序的、可控的、个性化的、以人为本的系统中，为任何机构的所有学生（学习者）和教师（学习促进者）提供服务的任何地方[8]。
1975	Gary T. Peterson[13]	学习中心融合了图书馆、视听服务、非传统学习活动（包括辅导）和教学发展服务（协助教师开发新的教学材料和课程）。
2007	Barahona, Miguel [14]	二十一世纪新的学习方式和开放互动的意义在学习中心中被展现。建筑强调社会性，促进不同类型的合作、跨学科的研究，集学习交流、阅览功能、咨询服务、休闲餐饮功能于一体的新建筑形态。
2018	Frizell, Michael Reedy, David Sanders, Laura[15]	学习中心是一个结构化环境，即动态变化的学习行为抽象组成的容器。二十一世纪的学习中心必须支持学生的智力发展，以便在多元化的教育社区中学习和超越自我，并支持学生获得在这种社区中有效互动所需的社交和人际交往能力[15]。
2013	宋瑞琪 朱宇恒[16]	高校学习中心是基于现代新型图书馆概念的学习中心。它是集合传统图书馆、教学空间、信息中心、学习社交以及餐饮等功能为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性高校建筑，是一种以高校学生为中心，为自主学习提供便利服务的新建筑。

1.3 未来学校学习中心

伴随着以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当前教育体系已不能满足培养高质量未来公民和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积极探索“未来学校”建设，以期变革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盛行的标准化直接教学和被动学习模式。在未来学校的众多研究中，学习中心这一概念被屡屡提出。而学习中心之于未来学校究竟是何关系，则众说

纷纭，旁见侧出。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提出未来学习中心是实现未来学校的八大实践路径之一，并从空间和技术等基础设施层面凸显其对未来学习的支撑作用。2013 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正式启动未来学校计划，并在 2016 年发布的《中国未来学校白皮书》中指出“未来学习中心要解决的是如何通过空间和技术的支持，在现有国家课程体系下实现学习方式的变革”[17]。结合中小学学生年龄特征、课程差异，设计了协作式学习空间、沉浸式学习空间、项目式学习空间、未来全科教室、未来学科教室等多形态学习中心的空间和技术支持方案。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学校作为学习中心（Schools as Learning Hubs）”描述为未来学校四种教育图景之一。2020 年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报告《未来学校：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定义新的教育模式》[18]，在描述未来学校教育图景时指出未来作为学习中心的学校，虽然仍保留其大部分职能，但组织网络更为开放、管理制度更加灵活、教学方法更加多样、教学参与人员更为广泛。

朱永新教授则更进一步，指出未来学校将会变为学习中心。其认为学校可分为四个重要历史发展时期，“前学校发展阶段、学校阶段、现代学校阶段及后学校阶段，后学校阶段就是未来的学校，严格意义上完全可以不称为学校，而是所谓的学习中心”[19]。此学习中心，即未来的学校，将是一个学习共同体，学习时间会逐步弹性化，完全以学生为中心、以学定教的个性化学习将成为主流；未来的教师也将成为自由职业者，适应“人机共教”的教学模式；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将逐渐改变学生的学习习惯，使学习过程更轻松，更贴近学生的个性和认知[20]。

通过“互联网+”、人工智能和教育模式的深度融合，未来学校的校园空间、体系结构、教育教学模式将产生系列变革，而未来学校与学习中心的关联关系，也将随未来学校探索进程而变迁。但未来学校逐步发展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新形态育人场域已成为共识。

1.4 未来学习中心

通过文献调研发现，前期关注“未来学习中心”的研究屈指可数。2012 年上海市天山第一小学为探索英语教学改革建设的“未来学习中心”是未来学习中心的首次实体展示。但此时的“未来学习中心”仅仅是少数自由探索项目的称谓，尚未形成概念化体系化定义。

直到近五年，以未来学习中心为主题的研究才显著增加，已然成为新的研究热点。2019 年朱永新教授在其专著《未来学校: 重新定义教育》中提出“今天的学校将会被未来的学习中心取代”。并在《走向学习中心：未来学校构想》中进一步明确，为了区别传统的学校名称，将未来的学校称为“未来学习中心”，“时时可学、处处能学、能者为师、自主学习，将成为未来学习中心的基本特征”。

2021 年，教育部提出“未来学习中心”建设任务，鼓励高校依托图书馆试点建设一批“未来学习中心”[21]。今年，高等教育司在工作要点中明确“探索推进未来学习中心试点”。系列举措将这一理论概念加速推进到实践进程中。福州[22]、青岛[23]、苏州[24]等地更是举办多场论坛、讲座，就“未来学习中心”的建设思路、概念内涵等展开深入研讨。这也启示我们，未来学习中心是扎根中国大地，为我国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乃至跻身世界前列的重要举措，更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重大的教育改革战略创新。

相比对未来学校发展前景的构想，未来学习中心同时又与“智慧图书馆”在内涵上高度耦合[25]。因此，在其发展过程中，有着积极探索精神，同时对响应学习需求、整合学习资源有着丰富经验的图书馆必将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众多学者立足高校图书馆，深入辨析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建设的全球进展[26]、知识传递模式[27]、场景化构建[28]等。并有多所高校图书馆率先垂范，在实践路径上先行一步。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29]和上海交通

大学图书馆[30]从空间再造的角度对高校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建设与服务进行了初期实践探索，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31]则通过重塑空间、资源、学习三大服务场景来支撑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后续，势必会有更多图书馆面向新时代教育生态发展形式主动作为、积极谋划，深入探索以未来学习中心为契机的图书馆发展路径。

2 学习中心差异分析

图书馆学习中心、高校学习中心、未来学校学习中心和未来学习中心均围绕学校教育展开，虽独立发展，但彼此之间又存在诸多异同（如表 3 所示）。

表 3 各类学习中心的差异

	图书馆学习中心	高校学习中心	未来学校学习中心	未来学习中心
组织形态	图书馆	服务综合体	学校	集群式学习共同体
主导机构	图书馆	学生事务服务中心	学校	校领导牵头，图书馆、教务部门、学工部门等单位广泛参与
机构合作	封闭独立	业务协作	灵活开放	灵活开放
学习形式	非正式学习	正式学习+非正式学习	正式学习+非正式学习	正式学习+非正式学习
教育阶段	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	基础教育	终身教育
学习行为特征	独立性、目的性强	自主性、偶发性强	连续性、系统性强	自主性、多样性强
主要功能	阅览、学习、交流、培训	学习、交流、休闲、日常生活服务	教育、学习	教育、学习
与图书馆关系	图书馆学习中心是图书馆重要组成部分	高校学习中心中融合部分图书馆服务	图书馆是未来学校学习中心的二级机构	图书馆是未来学习中心试点建设的重要参与机构

从发展进程看（如图 1 所示），各类学习中心发展时间各异，却又呈现交融兼并之势。图书馆学习中心和高校学习中心可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而未来学校和未来学习中心则是 21 世纪的新概念。但高校学习中心和图书馆间业务捆绑密切，未来学习中心和未来学校对于教育形态的构想相近，未来学习中心和图书馆学习中心学理上密切耦合，未来学习中心更是图书馆学习中心、高校学习中心乃至多部门联合的变革方向。可见无论是前缘后续，各类学习中心间均存在紧密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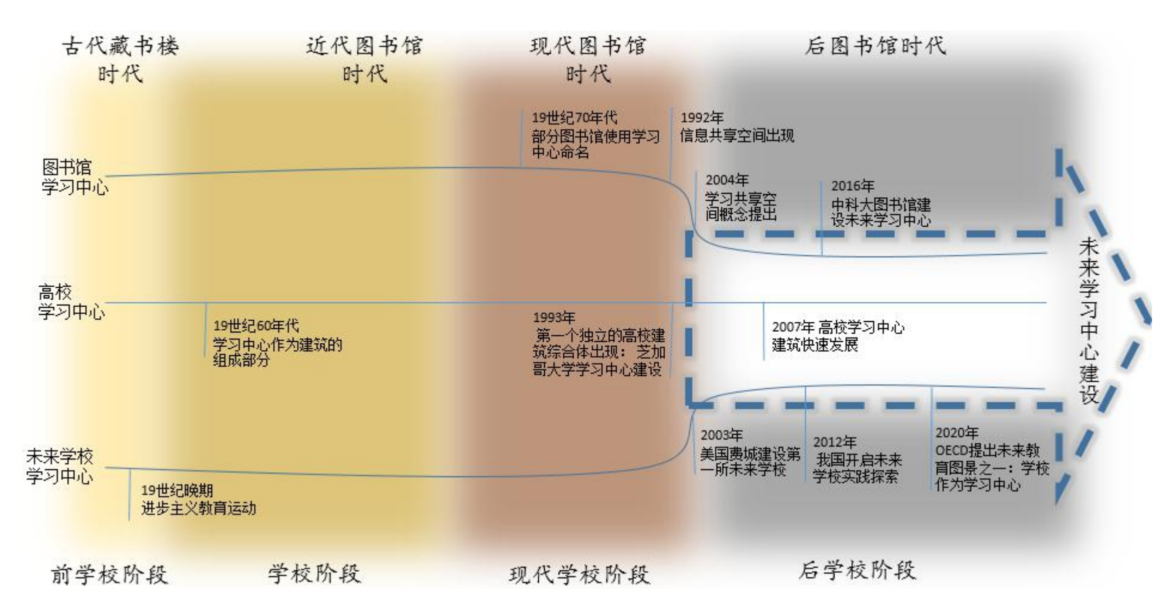


图 1 各类学习中心演进历史

从主导机构看，图书馆学习中心与高校学习中心作为隶属于高校的子机构，由各自牵头部门管理，未来学校学习中心和未来学习中心作为学校的未来发展图景，应由校级行政机构全面管理。由于未来学习中心尚在规划筹备，因此在逐步建立国家、省、校三级未来学习中心体系过程中，需要教育部统筹规划、动态管理，教育厅开展全省未来学习中心建设规划与指导，试点高校成立校领导牵头的未来学习中心建设领导机构，图书馆、教务部门、学工部门、信息中心、院系等各单位广泛参与。因此，相对而言，未来学习中心的管理体系更为全面、系统、整体。

从面向的教育阶段看，图书馆学习中心和高校学习中心面向高等教育阶段，未来学校学习中心侧重基础教育，未来学习中心则是面向终身教育。未来学习中心虽然选择在高校进行试点建设，但其贯彻的是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不仅涉及基础教育，还涉及学前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不同学段；不仅涉及学校教育，还涉及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不同环境系统的教育，从而构建终身育人服务体系。

从与图书馆的关系来看，各类学习中心与图书馆均存在密切联系，且随实践进程动态变化。如前文所述，图书馆学习中心之于图书馆，已由局部空间、分支部门渐渐发展为分馆形态甚至完全由学习中心命名。而图书馆和高校学习中心间，也存在业务合作、服务融合甚至于机构兼并。图书馆之于未来学校，除传统的隶属关系外并无过多论述。但在未来学习中心的建设中，图书馆却是及为浓墨重彩的一笔。高等教育司在两次关于未来学习中心的建设指示中均单独指出图书馆，分别强调“鼓励一批高校依托图书馆试点建设一批‘未来学习中心’”、“探索推进未来学习中心试点，发挥高校图书馆优势，整合学校各类学习资源”，可见图书馆在未来学习中心的建设中至关重要。

3.结语

严格界定，未来学习中心与未来学校类似，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而更像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教育话题，不同时代就会有不同的内涵[32]。但随着围绕这一概念的理论辨析和实践探索的逐步加深，未来学习中心已然成为了一个由我国提出的具有特殊意义的专有名词，是创办中国特色教育的战略创新。因此，本文对联系密切的图书馆学习中心、高校学习中心、未来学校学习中心和未来学习中心进行了理论溯源及差异分析，阐释了未来学习中心

与图书馆学习中心、未来学校学习中心间密切的学理渊源，同时指明未来学习中心还是图书馆学习中心和高校学习中心实践的变革方向。

未来学习中心建设任重道远，但前景可期。因此，我们要深刻把握教育信息化、数字化转型契机，转变教育理念与教学模式，积极探索新时代育人新范式，打造支撑学习方式变革的新型基层学习组织。

参考文献

[1] Truschel J , Reedy D L .National Survey--What Is a Learning Center in the 21st Century?[J].Learning Assistance Review, 2009, 14:9-22.
[2] 林琳. 高校学习中心优化设计策略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21.
[3] 奚惠娟.美国公共图书馆学习中心形态、功能与启示[J].图书馆学研究,2013,(02):47-50.
[4] 杨光武.建设现代学习中心是高校图书馆的发展方向[J].图书馆论坛,2004(04):26-28.
[5] Barbara Schader. Learning Commons: Evolution and Collaborative Essentials[M]. Chandos Publishing. 2008: 468.
[6] James-W Marcum. From information center to discovery system: Next step for libraries?[J]. 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2001,27(2): 97-106.
[7] 樊亚芳,李琛,王青青等.高校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建设与服务实践——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为例[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2,40(04):5-11.
[8] 颜务林,李亚芬.后现代图书馆的职能定位——对“图书馆是学习中心”这一命题的学理分析[J].新世纪图书馆,2013(03):6-9.
[9] Richard-A Holmgren. Learning Commons: A Learning-Centered Library Design[J]. College & Undergraduate Libraries, 2010, 17(2-3): 177-191.
[10] 中国教育装备采购网.学习资源中心：高校图书馆发展新模式——访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学习资源中心鄂鹤年馆长[EB/OL]. https://www.caigou.com.cn/news/2011071122.shtml, 2011-07-11[2023-08-01].
[11] 吴铭,林海霞.中美高校一站式学生服务中心比较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2014(04):96-100.
[12] Frank-L Christ. Systems for Learning Assistance: Learners, Learning Facilitators, and Learning Centers[J].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Western College Reading Association, 1971, 4(1): 32-41.
[13] Gary-T Peterson. Conceptualizing the Learning Center[J]. Audiovisual Instruction, 1975, 8.
[14] Miguel Barahona. SANAA: Kazuyo Sejima+Ryue Nishizawa[J]. Diseño Interior, 2007, 78-88.
[15] Michael Frizell, David Reedy, Laura Sanders. Learning Centers in the 21st Century: A Modern Guide for Learning Assistance Professionals in Higher Education[M]. Iona Press, 2018: 552.
[16] 宋瑞琪,朱宇恒.高校学习中心建筑设计研究初探[J].建筑与文化,2013(07):50-51.
[17] 王素，曹培杰，康建朝，苏红，张永军，赵章靖，张晓光.中国未来学校白皮书[R].北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未来学校实验室,2016.
[18] World Economic Forum.Schools of the Future:Defining New Models of Education for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EB/OL].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schools-of-the-future-defining-new-models-of-education-for-the-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2020-01-14[2023-08-01]
[19] 朱永新.关于未来学校的思考[J].中小学校长,2016(03):3-4.
[20] 朱永新.走向学习中心:未来学校构想[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21] 吴岩.加快高校图书馆现代化建 设 助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J].大学图书馆学报, 2022,40(1):7-8.
[22] 福建理工大学图书馆.图书馆举办智慧图书馆与未来学习中心讲座

[EB/OL]https://lib.fjut.edu.cn/2023/0327/c9512a212686/page.htm.2023-03-27[2023-08-01].
[23] 青岛滨海学院图书馆. “未来学习中心” 创新发展论坛召开[EB/OL]https://tsg.qdbhu.edu.cn/info/5577/4837.htm.2023-03-27[2023-06-09].
[24] 江苏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关于举办教育数智转型论坛暨未来学习中心实践与探索研讨会的通知[EB/OL].http://jstgw.demo.tritry.cn/info/1003/2313.htm, 2023-07-12[2023-08-01].
[25] 兰利琼.“智慧图书馆”与“未来学习中心”的内涵耦合——面向《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的思考与分析[J].中国大学教学,2022(09):74-79.
[26] 黄如花,江语蒙.高校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建设：全球进展[J/OL].图书馆杂志:1-13[2023-07-27].
[27] 都平平,李雨珂,陈越.模因论视角下我国高校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的知识传递模式与机制研究[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2,40(04):19-25.
[28] 蔡迎春,周琼,严丹等.面向教育 4.0 的未来学习中心场景化构建[J/OL].图书馆杂志:1-14[2023-07-27].
[29] 樊亚芳,李琛,王青青等.高校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建设与服务实践——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为例[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2,40(04):5-11.
[30] 徐璟,董笑菊,李新碗.大学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建设的思考与实践[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2,40(04):12-18.
[31] 杨峰,张雪蕾,李娟.未来学习中心对智慧图书馆建设的启迪与思考[J/OL].图书馆杂志:1-14[2023-07-27].
[32] 曹培杰.未来学校的兴起、挑战及发展趋势——基于“互联网+”教育的学校结构性变革[J].中国电化教育,2017(07):9-13.

李小洁 山东大学图书馆 13026576635 lixiaojie@sdu.edu.cn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山大南路 27 号山东大学蒋震图书馆 250101